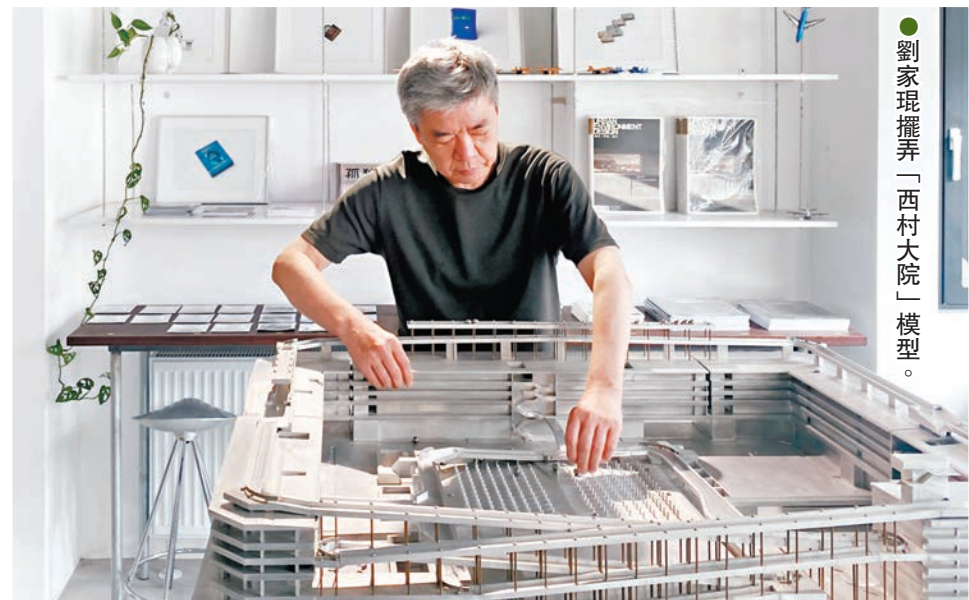




●劉家琨擺弄「西村大院」模型。

走進成都市青羊區貝森北路，一個小小的「四川盆地」和大大的「成都火鍋」呈現在眼前，體育、餐飲、菜市場、幼兒園等被「燙」了進去，極具濃厚的社區氣息。這西村大院正是成都建築師劉家琨2015年的作品。今年3月，劉家琨榮獲2025年度普利茲克建築獎，這是一項在國際上公認的建築界最高榮譽。在普利茲克建築獎評審辭中有這樣一段描述：面對快速演變的社會和環境挑戰，全球建築界正在苦苦尋求着應對舉措。劉家琨給出了令人信服的解答：頌揚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也彰顯着他們的集體身份認同和精神追求。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兵 成都報道 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劉家琨在40多年的職業生涯中一點點領悟到「建築為人」的理念。

## 斬獲2025普利茲克建築獎

# 劉家琨：生命會自己找到方向

「頭頂是藍天，身邊有竹林，感覺太親切了！」成都居民84歲的吳大爺說，西村大院完全敞開，絲毫沒有壓抑感，竹下生活是成都人的日常。吳大爺的一席話，無疑從另一個層面為普利茲克建築獎評審辭作出了完美詮釋。「這個評價非常高，宛若知音。」劉家琨說，在40多年的職業生涯中，他一點點領悟到「建築為人」的理念。



●熱鬧的西村大院空中跑道。

### 從作家到建築大師

劉家琨1956年出生於成都，母親是一名內科醫生，因此他的童年大部分時間在成都第二人民医院裏度過。1978年，他被重慶建築工程學院（今重慶大學）錄取。「我的親屬大多都是醫務工作者，成為一名建築師更像是一場意外。」劉家琨說，彼時，他的內心不愛好建築，也不知道喜歡什麼，「到了大學三年級還是很迷茫，感覺對人生挺失望。我的偶像何多苓考上了美院，後來成了大畫家，當時覺得我再走畫這條路肯定行不通。」

劉家琨後來想到，寫作也是一種表達方式，於是便藉助寫作來表達對藝術的追求和慾望。大學畢業後，他被分配到成都市建築設計院，1984年至1986年自願外派到西藏那曲。其間，他白天做建築設計，晚上則全神貫注於文學創作。1984年，他的小說《高地》被收錄入《四川文學》，爾後還有《英雄》《我在西部做建築嗎？》《明月構想》等作品誕生。「建築設計不只是謀求功名利祿的工具，更是漫遊精神高峰的導遊。」《我在西部做建築嗎？》中的這一段話，體現了他對建築精神價值的深刻理解。十多年來，他的心思游離於建築學之外，甚至謀發了改行職業寫作的念頭。

1993年，同學湯樺在上海美術館舉辦個展，劉家琨「看見」建築也可以呈現某種精神性，可以做得很有意思，「一下子擊中了我，對建築的激情在那一刻突然被喚醒。」於是，他重新審視建築，決定回歸建築設計，這顆漂泊了10多年的建築種子，終於在這一時刻落地發芽。「生命會自己找到方向。」他針對當年的這個轉變過程，做出了這樣的解答。

### 讓建築親民有詩意

「鹿野苑石刻藝術博物館是一首詩，西村大院就像一部『社會學』，胡慧嫻紀念館則像一滴眼淚……」劉家琨表示，他比較關



●劉家琨（右一）出現在何多苓的作品中。

現與何多苓、張曉剛等一批藝術家、詩人們扎堆在玉林路的小酒館裏，還在這裏成立了「家琨建築設計事務所」。他以畫家何多苓、羅中立的工作室為開端重啟建築設計。事務所年年舉辦「家琨廚藝大賽」，口號是「在成都做建築，先要有個香噴噴哦」。藝術家們在這裏彼此被激發、影響，靈感像打翻的顏料盤，重新匯聚形成新的創造形式。在劉家琨的影響下，何多苓對空間產生了興趣，《迷樓》《後窗》《庭院方案》等系列作品融合中國畫與園林建築元素，形成了全新的繪畫風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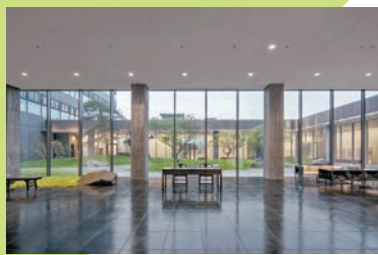
在「家琨建築設計事務所」裏，劉家琨特別展示了那曲群藝館送來的一份特殊禮物——1984年7月，他參與設計的那曲群藝館的珍貴資料。「首任群藝館館長嘉措還有一封來信，先是一番寒暄，後面則罵了一通。」他笑着說，聽說群藝館沒咋用，裏面關的全是羊，「牧民哪有在房子裏跳舞的，他們都是在草原上跳鍋莊。」他表示，這件事對他有很大的啟迪：建築設計一定要了解當地人的生活和行為，清楚他們心裏想要什麼。人類為什麼要蓋房子？建築的終極目的是什麼？「建築為人、服務社會，只有人愛去一切才會發生。」劉家琨表示，建築設計與社會發展緊密相關，不同時代的建築可以書寫和凝固這個時代。

在經歷喚醒、回歸之後，劉家琨將這種覺醒轉換成圖紙上的每一根線條、每一處細節。歷經無數個日夜的沉澱和堅守，最終呈現了一幅幅充滿溫度與極具詩意的作品。如今，「家琨建築設計事務所」是一個擁有20多人的團隊，且大多是年輕人，在科技日新月異的今天，劉家琨始終卻堅持做實體模型。他認為，電腦呈現出來的平面圖僅是一個虛擬三維空間，有許多不能觸及的地方，缺少感知力還容易騙人。普利茲克建築獎對劉家琨的這種固執給予肯定：他接納而非抵制反烏托邦/烏托邦二元論，展示了建築如何在現實和理想主義之間達到協調，將本地解決方案提升為普世願景，並創造了一種語言來描述一個社會和環境公正的世界。

### 劉家琨部分經典作品一覽



鹿野苑石刻藝術博物館  
（中國成都，2002年）



諾華上海園區C6樓  
（中國上海，2014年）



重慶四川美術學院雕塑系教學樓  
（中國重慶，2004年）



蘇州御窯金磚博物館  
（中國蘇州，2016年）



建川博物館聚落之鍾博物館  
（中國成都，2007年）



文里·松陽三廟文化交流中心  
（中國麗水，2020年）



胡慧嫻紀念館  
（中國成都，2009年）



西村大院  
（中國成都，2015年）



水井街酒坊遺址博物館  
（中國成都，2013年）



二郎鎮天寶洞區域改造  
（中國瀘州，2021年）

### 劉家琨作品獲獎情況

- 2022年，蘇州御窯金磚博物館獲「德國設計獎金獎」
- 2021年，文里·松陽三廟文化交流中心獲「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亞太地區文化遺產保護獎之遺產文脈新設計獎」
- 2021年，西村大院獲「三聯人文城市獎——公共空間獎、實踐成就獎」
- 2017年，西村大院獲「第九屆遠東建築獎——傑出獎」
- 2016年，西村大院獲「中國建築獎——城市貢獻獎優

- 勝獎」
- 2010年，上海青浦新城建設展示中心、上海相東佛像藝術館獲「《建築實錄》第三屆「好設計創造好效益」中國獎——最佳公共建築、最佳歷史保護建築獎」
- 2009年，鹿野苑石刻藝術博物館獲「中國建築學會建築創作大獎」
- 2007年，上海青浦新城建設展示中心獲「第六屆遠東建築獎——傑出獎」



●劉家琨在汶川地震廢墟中考察「再生磚」材料。

自1979年以來，普利茲克建築獎每年都會頒發給在世對人類和建築環境做出重大成就的建築師，可以說是從全人類的視角來發現偉大的建築師。為什麼是劉家琨呢？劉家琨的作品以其深刻的連貫性和穩定的素質，擺脫了各種美學或風格上的束縛，對新世界進行了想像和建構……普利茲克獎評委會給出了如此評價。那麼，劉家琨的設計究竟有何獨到之處，是如何在構建「新世界」呢？

從早期作品開始，劉家琨便打破了審美、建構、參數化等「主流」建築語言，着眼于就地取材、簡便易行。在設計方面突出人文和公共性，在用料方面樸實無華，讓建材直接袒露其真面目……2008年「5·12汶川大地震」發生後，許多建築因地震而坍塌，他便帶著工人用這些廢墟材料作骨料，摻上切斷的麥秸作纖維，再加進水泥、砂石，做成再生磚造新房；在鄉村項目中為了避免牆壁抹灰不平整，他要求工人必須亂抹，抹平了反而拿不到工錢，最終卻呈現出了始料未及的美感。「材料無所謂貴賤和新舊，最重要的是賦予靈魂。再生磚承載着災難的記憶，也見證着從廢墟中崛起的力量，這

種草根性會讓人放鬆且產生共鳴。」劉家琨表示，這便是「低技策略」，即用低技術手段、低造價，營造出高的藝術品質。

走進鹿野苑博物館，感覺「湊合」而鬆弛，許多不對路的接縫和粗糙的混凝土看上去不那麼「標準」；二郎鎮天寶洞區域改造項目，整體融入天寶山鬱鬱蔥蔥的懸崖景觀之中，建築與自然和諧共生；四川美術學院雕塑系教學樓上層向外懸挑、地面錯動，與自然融為一體非常「接地氣」……無不體現了建築環境和自然環境的相互依存。簡易的灰色清水混凝土圍了三個邊，剩下來的北面像是腳手架還沒來得及拆，也沒個正經

的大門，隨便哪個口子都能進……西村大院常常被戲稱為一幢尚未竣工的「爛尾樓」。在建造四川美術學院雕塑系教學樓時，用山沙代替河沙並摻進鐵釘代替塗料，經過十多年的風化，留下了珍貴的歲月味道。劉家琨的作品傾向於「未完成」，給建築留下了自我成長的機會，給人留下自由發揮的空間，實現了建築「為社區而建，由社區來建」。「好多建築師都在做一個殼，劉家琨在做一個整體，他考慮的事情是人的整個感受。」畫家方力鈞的這一席話，或許為建築設計們指明了方向，那就是「一切以人為核心」。

## 「低技策略」營造出高品質